

蜀

鑑

二





鑑

蜀

(二)

撰 蹈 允 郭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蜀鑑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郭允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大

蜀鑑卷七

唐明皇幸蜀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帝出奔蜀。

安祿山反。哥舒翰敗績。賊遂入關。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陳立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疋。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次于馬蒐。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帝發馬蒐。留太子東討賊。

馬蒐驛在興平二十二里。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錦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非人。卿等從朕倉卒。不得別父母妻子。遠涉至此。勞苦甚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宮前行入蜀。亦自足達。衆皆哭曰。臣等以死從陛下。不敢有二。扶風改爲鳳翔郡。

帝至散關。

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穎王璩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攷證原本脫將字。據資治通鑑補。

帝至河池郡。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

帝至普安。房琯謁見。以琯同平章事。

普安。今隆慶府。

太子卽位於靈武。上皇至成都。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至德二載。上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冬十月。上皇發蜀郡。

上皇至鳳翔。

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

論曰。蜀叢爾一隅耳。漢高帝以布衣特起。項羽王之漢中。焚絕棧道。示無還意矣。徘徊南鄭。鬱鬱不欲久居。明皇以英武之姿。迺沈溺宴安。召禍致寇。不復堅守京師。狼狽奔蜀。使非李郭諸人。輔肅宗以歸。

關中唐之宗社亦岌岌矣哉。厥後德宗至興元而遽反。中和之駕留蜀者三年。朱溫遂以篡唐。唐人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豈知河北之失。又基於明皇之棄京師而走蜀歟。

高崇文討劉闢

順宗永正元年。劍南西川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節度使韋臯薨。闢久佐臯幕。自爲留後。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未能討也。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措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劉闢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憲宗元和元年。以神策軍使高崇文將前軍兵馬。李元奕將次軍。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討闢。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將軍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迺命高崇文將五千。李元奕將二千。與嚴礪同討闢。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折人筇者。崇文斬之以徇。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闢據劍閣以抗王師。

高崇文入屯梓州。斬李康。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嚴礪奏克梓州。制削奪闢官爵。韋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劉闢城鹿頭關。高崇文擊敗之。又破闢於漢州。嚴礪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石碑谷。

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將高霞寓攻奪之。崇文又破闢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萬勝堆未詳。

高崇文破劉闢衆萬人於玄武。

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玄武。今潼川府中江縣。

高崇文又敗劉闢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

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士卒降者萬計。

高崇文克成都。擒闢檻送京師伏誅。

崇文直指成都克之。劉闢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盧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檻送京師斬之。

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嚴礪爲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合事宜。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論曰。河北連衡。旅拒朝命。地險勢強。誠未易支也。區區之蜀。豈得與之爲比。唐都關中。蜀近在戶限之外。徒以正元姑息。吐蕃陸梁。韋臯得以久任者二十餘年。劉闢一狂生。遽欲踵臯之轍。自爲留後。此而不討。何以爲國。憲宗任杜黃裳爲相。天誅一加而威行兩河。偉哉。

唐僖宗幸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黃巢趣長安。旣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上趣略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救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上至壻水。詔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預爲備擬。

帝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中和元年春正月。發興元至成都。

陳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鄭畋遣其子凝續詣行在。凝續追及上於漢州。車馬至成都館於府舍。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

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黃頭軍使郭琪帥所部作亂。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田令孜用事。昭圖上言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入沈於驀頭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驀頭津在眉州眉山縣。

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押牙高仁厚討平之。

陳敬瑄鎮西川。多遣人歷縣鎮。謂之尋事。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殺之。以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官軍與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爲俘。日

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蘇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皆聚衆以應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伐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皆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諛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聞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使尙書求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等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槩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將斬之。監軍力救僅免。命悉平槩柵。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諷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不欲卽遣汝歸。爲前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也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川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某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

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悉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勾胡僧而呂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非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故。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陷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昭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視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無自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涪州刺史韓秀昇反。高仁厚討平之。

涪州刺史韓秀昇等聚衆寇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平之。雲安。今隸夔州。涪井。今長寧軍。

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爲留後。將兵討平之。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舉兵反。詔仁厚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

城北圍頭使楊茂言不能禦師衆走諸寨聞之皆走茂言走至張杞追及之詰旦仁厚斬以徇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遣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數日鄭君雄斬師立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張杞在潼川府

光啓元年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

光啓二年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

敬瑄疑仁厚欲去之會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陷城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司馬公考異云張彰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極忠孝使在王司徒不過泮潼司徒謂王建也

論曰僖宗之幸蜀歷三年之久而叛者亦三年非一高仁厚爲之掃平則雖區區之蜀不容以一朝居也愚觀仁厚忠誠智勇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嗚呼世運雖衰而天之生才也未嘗乏當僖宗之時有鄭畋以爲相有仁厚以爲將使二子得伸其志而敬瑄令致不遂其姦則唐室未至於不可支也觀仁厚之平阡能等吐露心腹於蚩蚩之氓而至於不戮一人亦可謂忠厚之至矣議者謂蜀民喜亂不爲過乎彼唐溪邛州一孔目官耳其明智與廉爲後世君子之所樂道而高仁厚之忠厚卓卓如此宋景文公乃略其事謂其不可與事天子惜矣

王建據蜀

唐僖宗光啓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關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

王建攻成都克退保漢州。

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彥明合謀圖己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瑄於綿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勾維立於蠶此又拔德陽顧彥明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學射山在成都蠶此屬新繁縣。

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山陳敬瑄救之而去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憤藩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以韋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土豪何義楊安仁費師勲等擁兵自保皆附於建。

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治邛州。

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使削奪陳敬瑄官爵。

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

大順二年詔顧彥朗王建罷兵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

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櫛其親吏昭度大懼以邛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卽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田令孜以邛節詣建陳敬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徙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

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圍彭州踰年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王崇侃最賢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民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向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俟淘虜者移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於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例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招安寨

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付帖崇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滬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茂先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宜所就之狹劣也。

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敍華陽國志也。其言曰。先自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數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沒於邱原者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彭州一軍士。而致堂胡氏拳拳予而進之也。如此。蜀之才遺逸之久。如汲公之言。真可惜也。

鳳翔節度使李茂真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

宦者楊復恭奔興元。與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真討之。遂取興元。守亮等奔閬州。茂真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地。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二年。○案二年上原衍大。順二字今刪。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請於朝不許遂殺之。

乾寧元年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

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圃。

乾寧三年荆南將許存降於王建更名宗播。

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存沂江略地以存爲萬州刺史存遂降於建。

乾寧四年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攻瀘州取之。

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宗厚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通。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

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爲節度使楊守亮嘗攻之求救於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覺其

謀至是彭州旣平建乃謀東川玄武今中江縣。

鳳翔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王建自將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

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朝廷遣使和解兩川遇建於張杞塞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

不可奪也。建與彥暉五十餘戰，遂圍梓州。用蜀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諭以外無救援，彥暉勢益孤。知遂州侯紹知合州王仁威、鳳翔將李繼溥皆以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城兵尙七萬人。命王宗綰分兵狗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彥暉兄弟有廟在潼川府子城。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敬瑄田令孜斗筲竊柄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楊晟顧彥暉獨攬其鋒，以死拒之，然晟蓋敬瑄之黨，而彥暉亦不欲爲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蹀血數年，乃定其禍也慘矣。二州之人尸而祝之，不亦異乎。

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

西川兵至利州，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之。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王宗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西寨，王宗綰破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三泉今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

王建取洋州興州。

李思敬以洋州降於建，建攻拔興州，以王宗浩爲興州刺史。